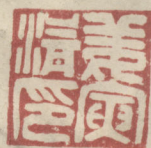


雲南史地輯要

姜寅清題



雲南省立昆華民衆教育館出版

# 雲南史地輯要

(全二冊)

版權所有

全部分上下兩冊定價大洋叁圓

編輯者

雲南省立昆華民衆教育館

出版者

雲南省立昆華民衆教育館

發行處

雲南省立昆華民衆教育館

印刷所

崇文印書館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出版

# 雲南史地輯要目錄

## 下冊

### 第五篇 雲南語言

羅常培

第一章 敘論

第二章 漢語方言

第三章 台語

第四章 藏緬語

第五章 苗僛語

第六章 孟吉蔑語

第七章 民家語

第八章 結論

### 第六篇 雲南地質史

張席禔

第一章 通論

第二章 地球概論

第三章 岩石概論

第四章 地層分段與地質時代

第五章 雲南地層

雲南史地輯要目錄

雲南史地輯要目錄

第六章 雲南地形沿革史

第七篇 雲南地形

第一章 地形之一般

第二章 地形之分類

第三章 典型之地形

張印堂

第八篇 雲南礦產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分論

第三章 結論

何璫

第九篇 雲南農村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雲南農村的分類

第三章 雲南耕地的分類

第四章 雲南農民的分類

第五章 雲南的租佃關係

第六章 雲南農村中心的政治組織

第七章 雲南農村中心的宗教生活

第八章 變動中的雲南農村

楊堃

# 第十篇 雲南文獻

于乃義

第一章 緒言

第二章 有關雲南的圖書目錄

第三章 考古文獻

第四章 歷史文獻

第五章 地理文獻

第六章 自然界的研究

第七章 人文社會的資料

第八章 經解和考據思想文藝的書

第九章 傳記（附雲南名賢傳選目）

第十章 文獻之整理傳播與今後展望

# 第五篇 雲南之語言

羅常培

## 第一章 叙論

英人戴維斯 (H. E. Davis) 曾著「雲南——印度與揚子江之連鎖」一書，(張君勛曾摘譯其專論部族一篇，題曰「雲南夷族及其語言研究」，商務版) 有言曰，「竊以爲可以確言者，世界之任何部分中，其語言與方言之多歧如在阿薩母與雲南東境間之一片土地上者，如在此區以南之印度支那各國者，實世間所罕見焉。」(原書三三二頁) 戴氏此語並非誇張，凡曾足涉此一帶地域者，皆可證其確切。

雲南宗族雖如斯之複雜，然非無類別可歸。而前人於此，非失之太繁，則失之太簡；如續雲南通志稿所載多至一百二十七種，卽失之繁瑣，明末謝肇淛作滇略云：「西南夷種類甚多，不可名記。然大端不外一種：在黑水之外者曰夷，在黑水之內者曰蠻。」此又失之簡略。將雲南境內宗族依據一種標準作科學分析者，蓋自創於戴維斯。除夷族外，戴氏據語言分雲南宗族爲猛吉蔑語系，禪語系，藏緬語系三大類。其分類之特點乃將氏家，蒲蠻，苗，僂等族列入猛吉蔑語系。自戴氏之說出，國內學者疑信參半。十餘年來，如丁文江，凌純聲，陶雲鵬，李方桂，馬長壽諸氏各據標準，於此一問題百曾論及。今折衷諸說，取其所長，計雲南語言，除漢族外，可得四組十一支，而併爲兩系，茲簡列於下：

(I) 台語組 在滇境用此種語言之宗族又分二支：

(1.) 仲家支 (2.) 擺夷支

(II) 藏緬語組 又可析爲五支：

(1.) 傈僂支 (2.) 西番支 (3.) 藏人支 (4.) 緬人支 (5.) 野人支

(III) 苗僂語組 又可析爲二支：

(1) 苗 (2) 僂

(IV) 猛吉蔑組 又可析爲二支：

(1) 蒲人支 (2) 瓦剌支

上列四組中，台語，藏緬語，苗傜語三組又可歸爲「漢藏語系」。猛吉蔑一組歸入南亞語系（又稱交趾語系），在中國境內屬於南亞語系之宗族僅此一組。至於民家語之系屬問題，中外學者之意見頗爲參差，文獻仍待搜求，討論尙未週密，殊難擇善而從。個人意見，在證據未充以前，不如聽其自成一類，暫且不必有所隸屬。（詳論見第七章。）

考民族分類，本應從體質，文化，語言三方面以決定之。上列系屬，僅據語言一標準所得之假設而已。蓋征服，遷徙，雜居等原因，皆可構成不同民族之語言混合現象，然假若歷史之事實尙不足以反證，地理之分歧亦不足爲造成部族之原因，則以語言相同作爲種族相同之證據亦未始不宜。故以下所論舉之語言，皆與宗族遷徙之跡及分佈區域相及。

今就近年來各家調查雲南境內語言所得成綫，每類各舉數例以明其概況，並申論融會貫通之方。茲首敘漢語：

## 第二章 漢語方言

(I) 雲南漢語方言在全國語言中之地位：中國方言至爲繁雜，然大抵可約爲五系：卽官話，吳語，客語，閩語（又析爲廈門，福州二支）粵語是也。其中通行最廣者，則爲官話系方言，又可析爲三支：河北，山西，陝西，甘肅，河南，山東，新疆，內蒙諸省，東北三省及江蘇安徽二省之北部，皆爲北部官話；江蘇安徽二省沿江北岸及丹陽以迄南京一帶方言，皆爲東部官話；湖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及廣西北部方言，皆爲西南官話。此三支者，語音詞彙，各有特徵，而論其大體，則多相同，皆得稱爲官話者也。雲南方言雖屬西南官話，宜其音素純淨，調類簡明，詞彙雅達，語法平正。雖與中原相去萬里，而語言固無扞格也。

溯自抗戰以來，西南人文研究，多有可述，語言調查工作，亦遠及邊陲。卽以雲南一省之漢語調查一項而論，廿九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作大規模之系統調查，除記音外，尙灌製音檔甚多，惟結果尙未發表，然已知該次所調查單位計有：

昆明（城），嵩明（城，木納克村），晉寧（清和鄉），昆陽（城），富民（城），呈貢（汀尾村），澂江（代村），易門（新城），瀘西（城），路南（西能村，城），彌勒（城），宜良（城，文興鄉），陸良（靜寧鄉），玉溪（杯湖

# 論列。

共九十八縣，一百二十三單位，除去少數邊遠荒僻縣份，均已代表。

此外，據個人所悉，私人方面之雲南漢語著述，近年來亦將及十種，所調查單位，二十餘縣。惟十九尙未發表，故暫不論列。

(II) 雲南方言之特點，計有下列數項：

(1.) 音系簡單：所謂音系，指聲、韻、調之系統而言。雲南方言之音系與國語甚爲近似，且更趨簡單。如玉溪，通海一帶，無國語之ㄍ、ㄎ兩聲母。凡國語ㄍ聲母或以元音起頭之開口字，玉溪、通海皆讀作喉頭破裂聲母 (Glottal stop, 國際音標爲 [ʔ])，故「街」之與「哀」，「告」之與「傲」，「幹」之與「暗」，「鈞」之與「歐」，「狗」之與「嘔」，皆爲同音。凡國語ㄎ聲母之字，玉溪通海皆讀作喉頭破裂送

氣聲母，如塊、筷、快、誇、寬、肯、康、枯、哭諸字是也。聲調方面，大抵與國語之調類相同，僅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類，韻母之系統亦近似國語。故學習國語，較之閩粵江浙人固甚容易，即較諸湘贛皖南諸地人民，亦爲便捷。

(2) 雲南方言中另一共同現象，即陽韻尾之鼻收聲多變爲鼻化韻，或甚至消失。官話系統中之鼻收聲，有舊日韻學家所謂抵觸，穿鼻兩類，即國語韻母弓，「與尤，」之收聲是也。而雲南方言中多變爲鼻化韻。如大理方言即具此現象，故弓與尤混，「與」與「尤」混，「關」與「光」不分，「名」與「明」同讀，皆因韻尾收聲變爲鼻化韻所致。甚至大部鼻收聲消失，變爲舊日韻學家所謂「直喉韻」，昆明區內一部分方言即具此現象。

(3) 古調類之入聲，在雲南大部分無入聲調類之方言中，一律變爲陽平。此與國語入聲演變之通例不同。在少數區域中，入聲仍有存在者，如鄧川及大理之上關，喜洲一帶是也，惟此種入聲已失去急促收聲之性質，變爲近似其陽平而又不同陽平之調值。

(4) 方言中詞彙互異之處。爲一錯雜繁複之現象。每因交通，遷徙，教育，職業，婚姻諸種原因，不同系統之語言或方言，詞彙亦可互相影響，互生變化，殊難有一定軌迹可尋。雖然，同一方言系統中之各區域日常所用之基本詞彙必彼此相去不遠，故雲南方言之基本詞彙，因與國語無異，少數特殊之處，如呼「怎樣」爲「怎個」，「什麼」爲「那樣」，「沒有」爲「不有」，「這裏」爲「這（音支）點」，「做」爲「整」，「完工」爲「歸一」，「妹妹」爲「妹子」，「姑母」爲「娘娘」，「青菜」爲「苦菜」，「米粃」爲「餌塊」，「臭蟲」爲「壁虱」，「蚱蜢」爲「麥蚱」，凡此之類，此處殊難一一列舉。舊日志書，間有載錄，大量搜集，則待之方言專著。惟義皆易曉，音理可尋，主客相談，會心不遠，故論雲南方言之詞彙，若以國語爲準，固爲官話系統中之純正者也。

(5) 凡同一族語之諸種方言，無論音系與詞彙差異之距離如何，其語法必同。雖有時難免小異，然無疑其爲同一族語。如雲南在詢問語句中所覆之助詞「你家格請過飯？」之「格」，即相當於國語之「嗎」，惟一隅在句中，一隅在句末。大凡漢語各種方言中語法如有小異之處，多在助詞，其基本語式固無不同，故不具

論。

(Ⅲ) 雲南方言舉例

雲南除省會區外，普通皆分爲迤西，迤南，迤東三區。此三區一百餘縣之漢語方言，必有甚多之內部差異，未可一概而論。詳細情形，有待於中央研究院公布調查之結果及私人方面著述之出版。此處僅能舉昆明，大理，玉溪，巧家四縣爲例，簡述其音系及特點，各以代表省會區，迤西，迤南，迤東之方言，惟望閱者能觸類旁通，以此比較其本縣方言，便於反隅而已。

(1.) 昆明方言

大凡省城語言，多不純粹。蓋省城乃政治，文化，商業，交通之中心，爲各地人士輻輳之地，爲求交際上抒情達意之適應，乃不免彼此互相遷就。昆明話亦不能例外，嚴格而論，昆明話不但有城鄉之別，且有受外來影響與不受外來影響之別。此處僅根據一十五歲小學生之發音，彼自小即生長昆明，從未離境，所發之音，當可信賴。

(一) 聲母 昆明話之聲母幾乎與國語無甚多差異，此處可提出論敘者不外四點：

(a) 尖圓不分 所謂尖圓不分，以音韻學術語釋之，凡古齒頭音精清從心邪五紐在齊齒呼一介音前或撮口呼口

介音前，聲母仍讀作  $\text{p}$  者，名曰尖音。古牙音見溪羣三紐及喉音曉匣兩紐在齊齒呼一介音或撮口呼口介音之前聲母受「顎化作用」讀作  $\text{t}$  者稱爲圓音，若失音  $\text{p}$  一， $\text{t}$  一， $\text{m}$  一或  $\text{p}$  口， $\text{t}$  口， $\text{m}$  口之聲母亦受韻母影響變成  $\text{t}$  者，即謂之尖圓不分。此現象昆明話與國語完全一致。例如：

昆明話與國語同讀作  $\text{p}$  聲母者：

|    |   |   |   |   |   |   |   |   |   |   |   |
|----|---|---|---|---|---|---|---|---|---|---|---|
| 尖字 | 積 | 節 | 酒 | 煎 | 津 | 將 | 精 | 聚 | 絕 | 俊 | 焦 |
| 圓字 | 激 | 結 | 九 | 肩 | 今 | 姜 | 京 | 巨 | 決 | 郡 | 交 |

昆明話與國語同讀作  $\text{t}$  聲母者：

|    |   |   |   |   |   |   |   |   |   |   |   |
|----|---|---|---|---|---|---|---|---|---|---|---|
| 尖字 | 妻 | 竊 | 樵 | 秋 | 千 | 親 | 槍 | 清 | 趨 | 雀 | 全 |
| 圓字 | 欺 | 怯 | 喬 | 丘 | 牽 | 欽 | 羌 | 輕 | 區 | 離 | 拳 |

昆明話與國語同讀作「母」者：

|    |   |   |   |   |   |   |   |   |   |   |   |   |
|----|---|---|---|---|---|---|---|---|---|---|---|---|
| 尖字 | 西 | 斜 | 小 | 修 | 先 | 心 | 相 | 星 | 須 | 薛 | 旋 | 尋 |
| 國字 | 希 | 鞋 | 曉 | 休 | 掀 | 欣 | 香 | 興 | 虛 | 靴 | 玄 | 循 |

(b) 出「尸」三母，在昆明話中存在，惟其發音部位較國語略前，音韻分類亦稍有出入。例如「增爭征」三字，國語「增」讀「母」，爭征同讀「母」；而昆明話增爭同讀「母」，征讀「母」。粗初二字，國語粗讀「母」，初讀「母」，而昆明同讀「母」。僧生聲三字，國語僧讀「母」，生聲同讀「母」，昆明僧生同讀「母」，聲讀「母」。此外如「助榛箴」等字可準「爭」字例類推，「楚鋤愁崇摯」等字可準「初」字例類推，「數師事士森」等字可準「生」字例類推。若以音韻學術語釋之，即「凡內轉韻中正齒音二等莊初崇生四紐字之聲母，國語讀出「尸」，昆明讀作「母」」。至於「詐齋斬撞」等莊紐字昆明仍讀「母」，「炒插察窗」等初紐字及「茶柴」等崇紐字昆明仍讀「母」，「沙衫殺山刷雙」等生紐字昆明仍讀「母」，此等字雖皆爲正齒音二等字，然皆爲「外轉韻」而非「內轉韻」，故不依上述所舉條例而變。

(c) 古日母字讀音昆明與國語同，例如「柔軟如絨饒人忍辱仍然熱日染讓閭」等字聲母皆與國語相同。惟昆明發音部位較前，又「兒耳」等字，昆明亦如國語，變爲捲舌韻母。

(d) 「乃」兩母不混，此與國語相同。例如「南」與「藍」，「怒」與「路」，「連」與「年」，「農」與「隆」，昆明話中皆割然不混。惟有二處須留意者：(一) 齊齒呼之字有數個「母」讀作「母」者，如「寧」與「林」，亦有數字「母」讀同「母」者，如「略」與「虐」，「類」與「內」，「娘」與「良」。然「類」「良」兩字同時有「母」之又讀。(如「改良」之良讀「母」，而「良心」之良讀「母」)。(二) 古疑母字齊齒呼國語消失聲母，以一爲字頭，然昆明「疑宜仰」等字讀作「母」。又逆字國語讀「母」，昆明讀「母」。

(二) 韻母

昆明話韻母與國語相異之處頗多，最要者有八端：

(a) 撮口呼變齊齒呼：昆明話無撮口呼（以「口」作介音者），凡國語讀爲撮口呼者，昆明話皆變爲齊齒呼（以一

作介音者)。例如「女呂虛聚去雨徐序巨許餘句羽橘鬱菊」諸字國讀「i」韻母者，昆明話皆讀作「一韻母」，與「比地器夷李疑奇義衣逆極憶激」等字同韻矣。又如「旋立捲倦緣元闊遠怨權全血穴靴決薛缺月越」諸字，在國語中皆以「i」爲介音者，而昆明話皆變作「一介音」，故與「仙賢翦件煙硯鑊乾滅列傑鐵」等字同「呼」矣。

(b) 複元音變爲單元音：在昆明話中，國語「ㄛ」二複元音各變爲國際音標之「o」及「e」音，如「袍帽刀牢」草告毫輿砲貌鬧妙趙紹」諸字在國語讀作「ㄛ」韻母者，昆明皆讀如「o」韻母。「敲咬孝飄消妖叫曉鳥轎」諸字國語讀作「ㄜ」韻母者，昆明韻母讀爲「i」。「代再乃在該亥哀艾害泰賴蔡拜楷奶敗寨柴債倭」諸字韻母國語作「ㄛ」者，昆明讀爲「e」。

(c) 「ㄛ」尤二韻之韻尾鼻聲消失，變爲「y」韻，但發音部位較「y」稍前而閉，且有一部分「y」讀音仍保持半鼻聲尾。例如國語「ㄛ」韻變爲昆明話「y」韻或「y」韻帶半鼻聲尾之字，有「貪南慘感，含難暗談藍三暫斬衫旦餐干漢安慢板反展」等。國語「ㄜ」韻變爲昆明「y」韻或「y」帶半鼻聲尾韻者，有「忙蕩郎桑剛邦」等。國語「ㄛ」韻與「ㄜ」韻變爲昆明話「y」或「y」帶半鼻聲尾者，有「娘詳良香」等。此一類現象，若以聲韻學之術語釋之，即古宕江兩攝字及山咸兩攝開合口字，在昆明話中均因韻尾鼻聲之消失或退化而變爲同韻。

(d) 「ㄛ」兩韻亦消失韻尾鼻聲變爲「e」韻，惟「e」之發音部位比「e」較閉，故與國語「ㄜ」並不同韻。如「門陳身忍晨」，「沈森審任」，「鄭政成徵冷生」等字，昆明話皆讀「e」韻，與「飛梅貝肺費肥昧」之韻不同。「ㄜ」之變作昆明話「e」者，如「昆頓論存坤昏溫春脣聞」等，與「灰罪最兌會脆歲桂」並不同韻。惟「ㄜ」韻昆明話仍舊不變。「ㄜ」一部分昆明人將「e」和「e」讀爲帶半鼻聲尾者，又昆明鄉間有將「e」讀爲撮口，將「e」讀「u」者。

(e) 國語「ㄛ」及「ㄜ」兩韻在昆明話中因均將韻尾鼻聲消失，使主要元音受鼻化作用，故變爲同韻。例如國語「ㄛ」韻「林心今音稟」「貧鄰新巾銀因」等字及「ㄜ」韻「名性清輕陵英盈應瓶丁娘星經形」等字在昆明同變爲鼻化一韻。(即帶半鼻聲尾之一)

(f) 國語「ㄋ」韻字如「嚴店念謙嫌漸驗險厭」「辨連翹仙錢件演片典千硯」等及「ㄣ」韻字「全權院玄」等在昆明話中皆同變爲「ㄣ」韻。

(g) 國語「ㄣ」韻之字如「歌何蛇惹設熱徹麥各惡白澤格赫革責厄」等及「ㄣ」韻之字如「郭霍桌多」等昆明皆變作「ㄣ」韻，惟部位稍低，唇圓程度略減耳。

(h) 國語「ㄣ」韻之唇音「崩朋彭孟夢」等字昆明讀作「ㄣ」韻。

(三) 聲調 昆明字調僅陰平，陽平，上，去，四類，與國語調類完全一致，然調值則不同，茲舉例比較如下：

| 調類 | 國語調值 | 昆明調值 | 四聲 | 纂句 |
|----|------|------|----|----|
|----|------|------|----|----|

|    |     |     |              |
|----|-----|-----|--------------|
| 陰平 | 高平調 | 中平調 | 中高開分三深諸非偏斯陰諸 |
|----|-----|-----|--------------|

|    |     |     |              |
|----|-----|-----|--------------|
| 陽平 | 高升調 | 低降調 | 華揚門別民謀承常旁文陽如 |
|----|-----|-----|--------------|

|    |      |     |              |
|----|------|-----|--------------|
| 上聲 | 低降升調 | 高降調 | 語起請長主遠指感寫掃上此 |
|----|------|-----|--------------|

|    |     |      |              |
|----|-----|------|--------------|
| 去聲 | 全降調 | 低降升調 | 調降坐幼義慮敦謝錯地去類 |
|----|-----|------|--------------|

昆明話陽平上聲俱爲降調，然與國語去聲不同。昆明去聲略似國語上聲，陰平亦與國語相近。因昆明話陰平及去聲之起點均較國語爲低，又因國語陽平爲高升調，昆明陽平爲低降調，故一般人聽覺上均感昆明話腔調頗爲低沈。

昆明話亦如國語，無入聲，然國語入聲演變條例爲「全清全濁變陽平，次清次濁變去聲，少數字變平聲或上聲」。而在昆明話中，不論清濁，所有入聲皆變爲陽平。例如：

| 入聲例字 | 國語聲調 | 昆明聲調 |
|------|------|------|
|------|------|------|

|               |    |    |
|---------------|----|----|
| 一出七禿四黑惜接搭拍歇說剛 | 陰平 | 陽平 |
|---------------|----|----|

|               |    |    |
|---------------|----|----|
| 急竹驢卽德譏福責局宅食額服 | 陽平 | 陽平 |
|---------------|----|----|

|        |    |    |
|--------|----|----|
| 筆曲百尺鐵法 | 上聲 | 陽平 |
|--------|----|----|

|                |    |    |
|----------------|----|----|
| 敕約卻徹切各聶切各入六納麥物 | 去聲 | 陽平 |
|----------------|----|----|

辨論有一事須注意者，昆明話陽平字後，均隨有一喉塞聲，並不專以從入聲字變來者爲限，偶聽之下，每易誤會昆明話中有入聲，然若將所有陽平字審辨詳明，始悟此爲一種錯覺也。

## (2) 大理方言

此處所指大理方言，乃據大理城內者而言。蓋大理城鄉村鎮之間，方言亦互有內部之差異，如喜洲與城區之韻母即相差甚大，周城有濁聲母，而城區無。調類方面，上關，周城有入聲一類，而城區亦無，故此處僅舉城區者爲例。

## (一) 聲母 大理聲母特異之處，惟下列數端：

(a) 尖團不分，與昆明同。

(b) 大理混國語捲舌聲母出舌三母爲日方母。例如：

國語出聲母 知 止 招 轉 中 腫 衆 朱 主 周

國語日聲母 茲 子 糟 纂 宗 總 縱 租 祖 鄒

而大理全讀爲日聲母，兩兩讀音相等。

國語才聲母 昌 蟲 處 蚩 吃 池 超 吹 春 冲

國語方聲母 倉 從 醋 雌 疵 慈 操 崔 村 聰

而大理全讀爲方母，兩兩讀音相等。

國語尸聲母 善 詩 尸 史 燒 少 傷 申 樹 書

國語厶聲母 散 私 思 死 廩 掃 桑 森 素 蘇

而大理全讀爲厶母，兩兩讀音相等。

(c) 凡古日母字國語讀爲日聲母者，大理亦讀爲捲舌磨擦聲，惟部位較國語日聲母稍前，如「柔絨饒人忍辱仍然熱日染讓惹」等字是也。

第五篇 雲南之語言

10

(d) ㄋ ㄌ 兩母在大理話中常相混雜，故教學國語時須能辨別。又古疑母齊齒呼之字國語失去聲母，而以「爲」字頭（如宜疑業）而大理此類字讀爲ㄌ母。

(二) 韻母 大理話之韻母與國語差異之處亦頗繁多，茲舉述其重要者：

(a) 無以單純之ㄣ爲韻母者，凡國語以ㄣ爲韻母之字，大理語皆作複元音ㄣㄨ，例如「魚雨巨衆序女許餘羽」等字之韻母是也。

(b) ㄠ 韻較國語之ㄠ 韻收音較開，約當國語ㄣ 之合音（國語ㄠ 爲ㄣ ㄠ 之合音）如保桃牢草告毫貌鬧巧孝消紹鈞等字是也。

(c) 鼻聲尾消失變爲鼻化韻（即帶半鼻聲尾之韻）之現象在大理甚爲顯著，茲分別言之：

(1) ㄋ ㄌ 兩韻同變爲ㄣ 之鼻化韻，故「食」之與「湯」，「談」之與「糖」，「三」之與「桑」，「般」之與「邦」，「藍」之與「郎」，「干」之與「剛」，讀音皆各相等，不能分別。（國語中每二字之前一字爲ㄋ 韻，後一字爲ㄌ 韻。）ㄋ ㄌ 兩韻之合口呼亦變爲同韻，故如「短亂算官換碗完」諸字（國語韻母爲ㄣ ㄋ ㄌ 與「窗雙撞」等字（國語韻母爲ㄣ ㄌ 同韻。ㄌ ㄋ 兩韻之齊齒呼則不同韻，齊齒ㄌ 變爲鼻化韻一ㄣ，如「良仰香詳」等字是也。齊齒ㄋ 則變爲鼻化韻一ㄣ，「嚴嫌漸驗辨連剪件千先」等字是也。

(2) ㄣ ㄌ 兩韻亦因鼻作用，變爲同韻之鼻化韻ㄣ，故「門陳身忍晨」（國語收ㄣ 韻者）與「鄭政成徵生」（國語收ㄌ 韻者）同韻。僅ㄣ 之合口呼字如「翁農通同冬」等在大理仍能保持聲尾不受鼻化作用，惟介音較國語之ㄣ 爲開，相當於ㄣ，故韻母爲ㄣ ㄣ，乃不與受鼻化作用之合口呼ㄣ（如昆溫昏存順諸字）同韻。

(3) ㄣ，ㄌ 兩韻之齊齒呼（一ㄣ，一ㄌ）皆變爲鼻化韻一，故「林心今音稟，貧新巾銀因」等字（國語收ㄣ 韻）與「名令性輕陵英瓶丁星」等字（國語收ㄌ 韻）同韻。

(4) 撮口呼ㄣ（ㄣ ㄣ）變爲鼻化韻ㄣ，如「元全倦玄宣冤哀」等字是也。

(5) 撮口呼「ㄣ」變爲鼻化韻「ㄣ」，如「雲均允旬」等字是也。

(d) 「ㄣ」韻併入「ㄣ」韻，如「庸庸永」等字是也。

(e) 國語古韻之一部分及又「ㄣ」韻大理皆讀作「ㄣ」韻，如「歌何各惡」及「臥桌沃羅諾」等字是也。國語另外一部分之古韻字大理則讀作「ㄣ」，如「設色白惹澤格責厄」等字是也。

### (三) 聲調

大理城內調類亦分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類，與國語及昆明之調類相同。其陰平調值與國語同，皆爲高平調，陽平爲低降調，與昆明同一調值。上聲亦爲高降調，惟較昆下降程度尤低。去升爲半升調，與昆明先降後升之迹微異。其入聲亦皆變入陽平，與昆明同。例字可參看昆明話聲調項下所舉。

### (3) 玉溪方言

### (一) 聲母

(a) 國語以「ㄎ」起頭之字，玉溪有一部分讀作唇齒鼻音聲母，即「m」者，如「五烏枉往」等。而一部分仍以「ㄎ」起頭，惟較「ㄎ」之磨擦性略重，如「魏胃畏」等字是也。

(b) 尖團不分，與國語，昆明，大理皆同。

(c) 出「ㄣ」日四母在玉溪存在，惟發音部位較國語微異。國語爲捲舌與上顎相接所發之音，而玉溪則爲舌面與顎齦相接所發。其摩擦程度亦較國語略強。如竹壯逐狀，川船創船，商裳適石，認熟若日字諸之聲母是也。

(d) 國語中，泥、娘二母不分，皆併爲「ㄋ」母，而玉溪娘母自成一類。如泥你溺諸字皆讀「ㄋ」母，而倪擬匿諸字皆讀中顎之鼻聲母「ㄋ」。

(e) 古影疑二母之開口字，（喻母無開口，故不論。）如疑母之礙岸偶及影母之愛案歐等字，玉溪皆以閉喉塞音（喉頭破裂音）爲聲母。影喻疑三母之合口字，則分讀兩類，如本節（a）條所述。此三母齊齒呼之字，亦分隸兩類，如顯雍容讀爲中顎擦音「j」，銀因意演異諸字讀爲顎齦與舌面相接所發之「ㄣ」母，較爲特殊。此三母之撮口呼字如元魚怨於國雲等，併入齊齒呼，而皆讀爲「j」母。總之，古疑影喻三母讀音之

分化，較之國語，多所不同——大抵言之，國語此三母字以元音爲字首，有四呼之異。

(f) 玉溪方言中，最顯著之特徵，卽爲閉喉塞音之字特多，而無ㄨ、ㄛ、ㄜ諸舌根聲母。凡屬國語中讀作ㄨ、ㄛ聲母者，玉溪皆讀作閉喉塞音。如肝街跟剛格趕公，口可諸字是也。甚至舌疑影二母之閉口字，國語以元音爲字頭者，玉溪亦皆讀作閉喉塞音——如本節(e)條所論。

(g) 玉溪方言之端透二母，實係舌葉與齒齦相擊所發出，較國語以舌端與齒齦相擊所發者，部位略後。泥娘二母之音位亦係如此。

(h) 總計玉溪聲母爲二十四類：貝、配、門、魏、販、五、子、此、絲、到、台、乃、里、壯、創、商、認、箭、槍、瀉、雍、匿、呼、礙。(以元音起頭之兒二等字不計。)

(二) 韻母 玉溪韻母共分三十六部，列舉於下：

巴韻 ㄩ 巴拿茶答塔法達八髮拔

牙韻 ㄚ 牙家霞下鴉佳恰狹甲

瓦韻 ㄛ 瓦化瓜蛙掛畫話滑刷刮

保韻 ㄜ 保桃牢貌炒趙紹繞

妖韻 ㄝ 妖表消巧笑釣亮聊曉

窩韻 ㄞ 窩歌騾鴿盍末割莫剝郭縛國

多韻 龍羅左婆安所多(此韻音值部位較國語ㄛ爲閉，相當於「o」，無適當之國音符號可以配比)。

略韻 略學若虐約削酌確(此韻音值介於國語ㄨ與ㄛ之間，相當於「iu」)。

哀韻 ㄟ 乃榮在泰賴埋買寨拜敗(較國語ㄟ略閉。)

葉韻 ㄟ 葉薺切帖孽滅竭撒月決

外韻 ㄟ 外怪懷快帥搗

野韻 ㄟ 野謝靴女序巨句聚羽許米比氣彼立必迄律逆笛